



军侵琼文献不少。
张鸿藏品种类繁多，其中日
军侵琼文献不少。陈耿摄



85后张鸿十年收藏路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耿 通讯员 龚梓

8月1日上午，在海口古玩城地下一层的一间陶瓷老物件小店里，“85后”主人张鸿一边整理日军侵琼的文献资料，一边通过微信与一位安徽藏友就对方手上一件藏品讨论历史背景和人物身份，那是1942年“琼山县琼山商会主席韩仁丰”誊抄明代琼山先贤丘濬《五指山诗》赠予“海南岛琼山县政府山田指导官殿”的书法作品……张鸿喜欢收藏是从邮票开始的，2015年，他从一位藏友那里交流到一张题为《海南岛海口市》、画面为海甸溪和骑楼建筑群的日文明信片后，开始留意日军侵华尤其是侵琼的文献资料。

“我外公曾经被日军抓去当劳工，在家乡澄迈美亭附近的工事干过苦力，80多岁才走，我小时候听他讲过，他还记得一些简单的日语。”被问到为什么会对这类文献感兴趣时，张鸿动情地说，“除了外公的那段苦难经历，我发现很多年轻人对那段历史不了解也不感兴趣，便想尽个人的一点绵薄之力，做一些搜集、整理和传播工作。”

张鸿告诉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10年来，他收藏到的日军侵琼文献包括明信片、书籍、画报和信件，最多时达到500多件（份），来源有本地房屋拆迁时丢弃的旧物，也有国内藏友的流转，还有一些是藏友或亲友从日本和东南亚国家带回来的。

搜集到这些日军侵琼文献后，张鸿首先会发到微信朋友圈与同好者分享，然后会在抖音等自媒体账号推广，与感兴趣的用户交流。一些高校师生和研究机构专业人士“刷到”后，出于做研究和写论文等需要，会登门拜访查考实物，张鸿对此总是不吝分享、展示，供他们阅读、拍照。

“他们的到来对我而言也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因为借此机会，我可以向他们请教自己不懂或不敢确认的问题，探讨文字、图片记录之外的历史有无更多的可能性，等等。”张鸿说，“不论怎样的交流方式，都让我受益匪浅。”

海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党史一处副处长陈立超看过张鸿搜集的这些老物件后，认为其中不少老照片，有着很重要的历史价值，尤其是一些抗战时期的照片，属于首次发现，充分证明了日军在海南的侵略兽行。

张鸿还收藏了不少海南解放前后各个市县的档案资料，多数尚未分类，更谈不上形成目录，不便查阅。因此，他希望得到专业人士的指导，将各类文献、文档分门别类地编次，一目了然。

张鸿有个小小的梦想，其实是个奢侈的念想，就是希望有一天能在闹市区开一个小小的书店，书店里除了卖新书，主要是展示自己搜集来的各类海南历史文献，包括日军侵琼的相关史料，有一个可以与同好者互相交流和学习的空间。□

明信片《海南岛海口市》。
张鸿收藏的第一张日文



蔡於良近照。

方寸徽章见战争岁月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蔚林



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十四区独立队证章。



捍卫祖国·南侨机工复员纪念章。



八路军“抗日英雄”荣誉章。

海南画家蔡於良的工作室里，其收藏的黎锦、椰雕等艺术品数不胜数，琳琅满目。而博古架的最显眼处，摆放的则是一排排置于定制亚克力盒里的徽章。

“一枚徽章，就是一个故事，就是一段历史。它们记录着时代变迁，也彰显着时代特征。”抚过一枚枚烙印着时光印记的徽章，蔡於良如数家珍。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他特意将所藏的约2000枚徽章进行整理，以此为媒讲述那段历史。

蔡於良很久以前便与徽章结缘。

1950年5月，海南岛全境解放。不久后，澄迈金江就迎来了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一个训练团。“当时，训练团部分战士住在我家房前，父亲因此成了为训练团做饭的伙夫。”蔡於良说，1952年出生的他，从小就跟着解放军一起生活，“他们常常将我抱着举高，我便顺势摸摸他们帽檐和胸口佩戴的徽章。可以说，我收藏徽章的初心，源于幼儿时期对解放军的喜爱。”

1977年7月，蔡於良从广东工艺美术学校毕业后，先后入职海南工艺美术研究所、海南出版社，主要从事绘画与设计方面的工作。工作期间，他一有闲暇便到古董市场“淘金”，不知不觉中对收藏徽章也有了迷，结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藏友，因此日积月累了大量徽章。

蔡於良收藏的徽章，以共产党在各时期、各领域、各战役中颁发的徽章为主，不少以金银为材质，以彩漆、珐琅为点缀，工艺精湛，分量不轻。

它们之中，既有“琼崖自卫军”“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十四区独立队”的证章，也有“八路军荣誉战士纪念章”“捍卫祖国·南侨机工复员纪念章”等，还有全套55式勋章、奖章——那是1955年，解放军首次在全军范围向革命战争时期的有功之臣颁发的徽章。

这么多徽章从何而来？除了从古董市场“淘”得，蔡於良还常与藏友们互通有无，一听说哪里有稀奇的徽章，便顺藤摸瓜、不计成本地前去求宝。学会手机购物后，他更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先后从各地藏友手中易来300余枚珍稀徽章。

“经网友介绍，我还认识了一位从欧洲回厦门定居的徽章藏家。我们在网上交流，互相了解后，他转让了一批重量级金质徽章给我，其中就有抗日战争时期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建成金质纪念章’‘金陵大学抗日救护金质红十字奖章’等等。这批徽章，都是重要的红色革命文物。”蔡於良说到此处难掩喜色，“每每喜得一枚盼望已久的徽章，我就如同渔翁在冬季里捕到一条大鱼那样欣喜。”

每每有好友要举办文物展览、红色教育等活动，他总是二话不说借出徽章。2021年，海口市博物馆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举办展览时，他借出的一批红色徽章大受欢迎，几个月时间内参观人数就达到20余万人次。

为了让没有机会现场欣赏的人们能够通过这些徽章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蔡於良还在家中搭建了一个简易摄影棚，给徽章拍照后配以文字介绍发布在互联网上。数年过去，这些图文资料已被汇编成为《天香阁徽章收藏鉴赏与研究》，生成计划付梓的大样书稿，放在蔡於良的案头。

“这些徽章是历史的见证，老一辈人将真实的历史交付我们，我们就有责任将它们传给下一代、下下一代。”蔡於良说。■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受访者提供